

《春秋》微言在《新列國志》中的移轉表現淺說[▲]

陳 韻^{*}

摘要

處於銜接傳統與現代交替關鍵的明朝時期，人文風景展示著種種轉換的影像，或顯或隱，不論內涵與形式，都在巨細之間透露出相互呼應的消息，尤其是最能反映各類情境的通俗文學，不但吞吐即時訊息，而且提供背景資料，以及追蹤指南。因此，本論文擬連結儒家經典與通俗文學二者，探討傳統思維在時空易移下的吸納與演化。茲以精研《春秋》的「三言」（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）作者馮夢龍為關注主體，從轉變的角度，結合時代特質、學術取向、社會樣貌、文本體式、生命情理等多重層面，觀察其所撰《新列國志》之中，承載《春秋》的狀態，並尋繹其脈絡與意涵。

關鍵詞：《春秋》、《新列國志》、儒家思維、通俗文學、移轉

[▲] 本篇嘗以「儒家經典思維在明清通俗文學中的移轉表現——《新列國志》的《麟經》投射——」為題，宣讀於「2017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（2017年4月27-28日，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於嘉義）。會中曾應允主辦方，將本文稿投送《中正漢學研究》，然而當時忝列該刊編輯團隊一員，本於裁判不兼選手原則，迄未遞交。其間雖有多種他刊邀約本稿，基於誠信，一併婉謝。如今，業已完全卸除該刊編輯任務，正是兌現當年承諾之時，乃不揣淺陋，提請雙向匿名從嚴審查。感謝王秋桂教授（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）、楊晉龍教授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）會中點評；感謝三位匿名審查委員匡謬指瑕，惠賜教言。今此覆瓿小文，進一步集中焦點，修訂題目為：「《春秋》微言在《新列國志》中的移轉表現淺說」，持續請益，並略述既往，以備溯源。

^{*}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。

一、緒言

傳統文化與時代潮流能否相容？儒家經典能否回應時代問題？其實，經典之所以為經典，即在於持續不斷的容納事實、詮解現象，而孔子作《春秋》¹，何嘗不是對於時代的回應？不僅是絕筆於魯哀公十四年「西狩獲麟」的《春秋》經如此，其後釋經的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春秋穀梁傳》，乃至宋代胡安國（1074 - 1138 A.D.）的《春秋胡氏傳》²，也都是將傳統文化精華，以不同面向因應時勢的具體表現。然而宋元明三朝往往被視為經學積衰時代，且「元不及宋，明又不及元」³，原因之一是：

「夫以胡安國《春秋傳》，後世頒之學官，用以取士者，猶不免與時文答策相似；皆由科舉之習深入人心，不可滌除。故論經學，宋以後為積衰時代。」（《經學歷史》，頁 300。）

歷經徽、欽二帝靖康之變（1127 A.D.）的胡安國，於宋室南渡後，上書諫事，每每不離《春秋》大義，六十三歲（1136 A.D.）時所完成的《春秋傳》，雖然受到宋高宗稱讚深得聖人之旨，但是難入清人之眼：

「明科舉之例，諸經傳註，皆因元制、用宋儒，然程子作《春秋傳》未成，朱子又未註《春秋》，以胡安國學出程子、張洽學出朱子，《春秋》遂定用二家，蓋重其所出之淵源，非真有見於二人之書果勝諸家也。」⁴

¹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『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』」（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以下引用《孟子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17。）

² 胡安國（1074 - 1138 A.D.），生於北宋神宗熙寧七年，卒於南宋高宗紹興八年，字康侯，諡文定。學術基礎源自程頤（1033 - 1107 A.D.）與孫復（992 - 1057 A.D.）。王安石（1021 - 1086 A.D.）廢《春秋》，胡安國則以《春秋》為先聖傳心要典，潛心研究二十年，著有《春秋傳》等。

³ 〔清〕皮錫瑞：《經學歷史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7。以下引用《經學歷史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310。

⁴ 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·卷三十一·經部三十一·春秋類存目二》卷尾按語。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。以下引用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-644。

《四庫全書提要》更將明代《春秋》學失敗，歸責於胡安國《春秋傳》廣泛通行，並引用馮夢龍（約 1574 - 1646 A.D.）⁵《春秋大全》（《春秋衡庫》）〈凡例〉所言，證明當時風尚：

「……是安國此書久已屬稿，自奉敕撰進又覆訂，五年而後成也。俞文豹《吹劍錄》稱其自草創至于成書，初稿不留一字，其用亦勤矣。顧其書作于南渡之後，故感激時事，往往借《春秋》以寓意，不必一一悉合于經旨。朱子《語錄》曰：『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，然議論有開合精神。』亦千古之定評也。明初定科舉之制，大畧承元舊式，宗法程朱，而程子《春秋傳》僅成二卷，闕畧太甚，朱子亦無成書，以安國之學出程氏，張洽之學出朱氏，故《春秋》定用二家，蓋重其淵源，不必定以書也。後洽傳漸不引用，遂獨用安國書，見乃棄經不讀，惟以安國之傳為主，當時所謂經義者，實安國之傳義而已，故有明一代，《春秋》之學為最弊。馮夢龍《春秋大全》〈凡例〉有曰：『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，業已尊胡，自難並收以亂耳目。』則風尚可知矣。」⁶

當年，述史作經以成《春秋》的孔子，⁷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」，⁸曾說：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⁹然而孔子及其弟子離世後，「微言絕」「大義乖」，¹⁰學者努力在「隱微不顯」¹¹「精微要妙」¹²的言辭之中，探索孔子《春秋》之義。延續唐人捨傳求經學風的胡安國，以義理立新傳，每藉《春秋》感時寓意，雖然未必悉合經旨，但具開合精神，影響乃至有明一代。

⁵ 馮夢龍，字猶龍，一字子猶；又有綠天館主人、可一居士、茂苑野史氏、墨憨齋主人等名號。生當明神宗萬曆、至思宗崇禎、至清人入關，約1574 - 1646 A.D.。

⁶ 〈提要〉，《胡氏春秋傳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51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。以下引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-2。

⁷ 高明先生：〈孔子的春秋教〉：「就其文來說，孔子是『述』的史；就其義來說，孔子是『作』的經。」（《高明孔學論叢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78），頁210。）

⁸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為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弟子受《春秋》，孔子曰：『後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』」（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93。以下引用《史記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944。）

⁹ 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「孟子曰：『王者之迹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『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」（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146。）

¹⁰ 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」（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97。以下引用《漢書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701。）

¹¹ 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」〈注〉：「李奇曰：『隱微不顯之言也。』」（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，頁1701。）

¹² 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」〈注〉：「師古曰：『精微要妙之言耳。』」（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，頁1701。）

二、移轉的兩端：《春秋》與《新列國志》的時代訊息

明代經學發展，受限於科舉制度，相對而言，科考選擇《春秋》的比例，遠低於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詩經》。¹³《春秋》難治，《春秋》學的著作中因而出現許多應考用書，被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視為評論指標的馮夢龍《春秋大全》（《春秋衡庫》），即是當時尤為完備的一部。此類書籍或許學術性不強，但是就普及經學教育而言，學子藉以得聞《春秋》大義，才能發揮「經者不刊之書」¹⁴的真正價值。雖然馮夢龍嘗言習《春秋》者少：

「《春秋》向稱難治，率謂孤經，讀者往往中廢。不獨習之者畏其難，而聞之者舉皆震慄，是謂《春秋》之獨異也。亦曰習之者少，而攻之者百無一二耳。」¹⁵

但是，時人李長庚（1573 - 1641 A.D.）、梅之煥（1575 - 1641 A.D.）所在的麻城（湖北東北部，鄂豫皖交界大別山中），習《春秋》者比例甚高，而且頗有成就：

「余邑，《春秋》其世業也，習是經者，十人而九。」¹⁶

「敝邑麻，萬山中手掌地耳，而明興，獨為《麟經》藪。未暇遐溯，即數十年內，如周、如劉、如耿、如田、如李、如吾宗，科第相望，途皆由此，故四方治《春秋》者，往往問渡于敝邑，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馬智自任。」¹⁷

時代轉折之中，以易於親近的方式呈現，或許是傳遞經典內涵的新出路。不過，馮夢龍所建構的路徑，學子之外，同時關注社會大眾——經濟發展富裕了物質生活；都市繁榮增加

¹³ 相關分析詳見林穎政：《明代春秋學研究》（臺北：致知學術出版社，2014。以下引用《明代春秋學研究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230-238。

¹⁴ 〔晉〕杜預〈春秋左氏傳序〉：「蓋周公之志，仲尼從而明之，左丘明受經於仲尼，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。」（《春秋左傳正義·春秋序》（《春秋左傳正義》以下簡稱《左傳注疏》）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以下引用《左傳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1。）

¹⁵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定旨參新·春秋要法·治春秋要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5》，明刻本。以下引用《春秋定旨參新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春秋要法〉頁5上。

¹⁶ 〔明〕李長庚：〈春秋衡庫序〉，《春秋衡庫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明刻本。以下引用《春秋衡庫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春秋衡庫序〉頁1。

¹⁷ 〔明〕梅之煥：〈叙麟經指月〉，《麟經指月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1》，明刻本。以下引用《麟經指月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叙麟經指月〉頁1-2。

依據統計，「有明一朝，湖北麻城共計出了64名《春秋》進士，僅次於江西安福的101人，居全國第二也，故稱『麟經藪』，實不為過。」（林穎政：《明代春秋學研究》，頁535，注164。）

了文化娛樂需求；浮動的氛圍更需要精神慰藉。適逢民間說唱藝術興盛，由口頭創作而文人書面創作的過程，促使文學樣式日趨成熟，馮夢龍編撰的《新列國志》於焉形成。

《新列國志》是一部長篇歷史章回小說，在歷史事件的脈絡中，講述東周自平王遷都雒邑，至秦王政統一天下，五百餘年¹⁸的變局：

「誌列國者，斷自東遷，始自平王四十九年起，至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《春秋》止，共二百四十二年，為春秋之世；自敬王四十年起，至東周君七年周滅止，共二百三十四年，為戰國之世；秦莊襄王滅周三年，而呂政代之，天下為秦，則列國之終矣。」¹⁹

然而，《新列國志》所演繹的歷史故事，卻從西周厲王（890-828 B.C.）暴虐被弑的「千百年民變之始」²⁰寫起，與當時廣為流傳而「起自武王伐紂」²¹的余邵魚（約1522-1572 A.D.）²²《列國志傳》不同。《列國志傳》也是傳講東周史事，號稱「編年取法《麟經》，記事一據實錄，凡英君良將、七雄五霸，平生履歷莫不謹按《五經》并《左傳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綱目》、《通鑑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吳越春秋》等書，而逐類分紀，且又懼齊民不能悉達經傳微辭奧旨，復又改為演義，以便人觀覽。庶幾後生小子開卷批閱，雖千百年往事，莫不炳若丹青，善則知勸，惡則知戒，其視徒鑿為空言以炫人聽聞者，信天淵相隔矣！繼群史之遐縱者，舍茲傳，其誰歸？」²³ 懷抱「勸善戒惡」理想，不炫「空言」，看來嚴謹的《列國志傳》，卻被馮夢龍指出多種缺失：

「舊志事多疏漏，全不貫串，兼以率意杜撰，不顧是非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凡例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6》，〈凡例〉頁1。）

例如史事有不通文理者：

¹⁸ 周平王元年（770 B.C.）東遷雒邑，秦王政二十六年（221 B.C.）統一天下。

¹⁹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新列國志·引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26》，影印明金閨葉敬池刊本。以下引用《新列國志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引首〉頁4。

²⁰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新列國志·第一回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6》，頁2。

²¹ 〔明〕余邵魚：〈題全像列國志傳引〉，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，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第四批 67，據日本蓬左文庫藏本影印。以下引用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題全像列國志傳引〉頁3。

²² 余邵魚，字畏齋，生卒年不詳，在世時間約為明世宗嘉靖、穆宗隆慶之際，約1522-1572 A.D.，出身福建建陽出版世家。

²³ 〔明〕余邵魚：〈題全像列國志傳引〉，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》，〈題全像列國志傳引〉頁3-5。

「如秦哀公臨潼門寶一事，久已為閭閻恒譚，而其紕繆乃更甚。按秦當景公之世，南附於楚……況門寶何名，哀公何時，乃能令南之楚、北之晉、東之吳，數千里君侯，刻日麋至，有是理乎？……此等藝語，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畫腳，醒鋤犁瞌睡，未可為稍通文理者道也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敘〉頁 3-8。）

又如姓名有不稽羈入者：

「舊志姓名，率多自造，即偶入古人而不考其世，如尉繚子為始皇謀臣，去孫臏百有餘年，而謂繚為鬼谷弟子，載臏入齊，何不稽之甚也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凡例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凡例〉頁 2。）

又如古制有失其真實者：

「古用車戰，至晉荀吳敗狄於大鹵，始廢車崇卒；趙武靈王胡服騎射，始用騎戰。舊志但蹈襲《三國志》活套，一槩用騎，失其實矣。又都督、經略及公主等號，皆後世所設，列國時未有也，豈得任意撰入？」（《新列國志·凡例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凡例〉頁 3-4。）

鑑於「鋪敘之疎漏、人物之顛倒、制度之失考、詞句之惡劣，有不可勝言者」，²⁴ 馮氏重新編撰，把武王伐紂、臨潼門寶等剔除，「本諸《左》《史》，旁及諸書」²⁵ 以取材史料：

「茲編以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史記》為主，參以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晉《乘》、楚《檇杌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孫武子》、《燕丹子》、《越絕書》、《吳越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劉向《說苑》、賈太傅《新書》等書，凡列國大故，一一備載，令始終成敗，頭緒井然，聯絡成章，觀者無憾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凡例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凡例〉頁 1-2。）

並重組結構，以章回小說體式敷演東周歷史，共計一百零八回，且詳加考覈：

²⁴ 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：《新列國志·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敘〉頁 8-9。

²⁵ 同前註，〈敘〉頁 10。

「茲編凡有名史冊者，俱攷訂詳慎，不敢以張旨李。²⁶」（《新列國志·凡例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凡例〉頁 2。）

在行文著墨方面，故事依時間先後鋪陳，人物則運用記傳體特色加以刻劃：

「茲編一案史傳次第敷演，事取其詳，文撮其略，其描寫摹神處，能令人擊節起舞，即平鋪直敘中，總屬血脈筋節，不致有嚼蠟之誚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凡例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凡例〉頁 3。）

於是，繼馮氏名著「三言」之後，²⁷ 出版於明崇禎年間（約 1630 A.D.）的《新列國志》，不僅是一部文學性質大為提升的講史小說，而且貼近史實，可供鑑戒：

「雖敷演不無增添，形容不無潤色，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。凡國家之廢興存亡、行事之是非成毀、人品之好醜貞淫，一一臚列，如指諸掌。……往蹟種種，開卷瞭然，披而覽之，能令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，若引為法誡，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埒，寧惟區區稗官野史，資人口吻而已哉！」（《新列國志·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敘〉頁 10 - 19。）

透過虛實情境的勾串，在「不敢盡違其實」的敷演形容中，雅俗交流，「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」，緊緊牽繫著閱聽大眾的，是感人肺腑、餘韻不絕的喜怒哀樂，源自儒家經典裡「廢興是非」的生命意義，從而輕鬆自然的流注到真實生活裡無數心靈的幽深之處。針對《列國志傳》缺失而重新製作的《新列國志》，進一步深化「勸善戒惡」的普及力與影響力：「若引為法誡，其利益亦與《六經》諸史相埒」，而馮夢龍「六經國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說也」²⁸ 的主張，也正在時代脈動之中具體映現。

²⁶ 「以張旨李」四字，或作「以張冒李」（見馮夢龍：《〈新列國志〉凡例（五則）》，收入高洪鈞編著：《馮夢龍集箋注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102）。

²⁷ 據明金閨葉敬池刊本扉頁左側梓行識語：「墨愁齋向纂《新平妖傳》及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恆言》諸刻，膾炙人口，今復訂補二書，本坊懇請先鐫《列國》，次當及《兩漢》，與凡刻迥別，識者辯之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6》，扉頁。）

²⁸ 可一居士：〈敘〉，《醒世恆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24》，明葉敬池刻本。以下引用《醒世恆言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敘〉頁1。

三、移轉的中介：馮夢龍的人文關懷

馮夢龍博學多識，尤擅《春秋》，曾編撰《春秋衡庫》、《春秋定旨參新》、以及《麟經指月》等書。其門人周應華曾說：

「吾師猶龍氏才高殖學，所著多為世珍，而《麟經》尤擅專門。……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，前源後委，聯如貫珠；甲是乙非，炳如列燭，可謂善讀《春秋》矣。」（《春秋衡庫·跋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4》，〈跋春秋衡庫〉頁 1-3。）

萬曆三十二年（1604 A.D.）進士梅之煥認為馮夢龍《指月》「發傳得未曾有」：

「迺吾友陳無異令吳，獨津津推轂馮生猶龍也。王大可自吳歸，亦為余言：『吳下三馮，仲其最著』云，余拊髀者久之。無何，而馮生赴田公子約，惠來敝邑，敝邑之治《春秋》者，迆迆反問渡于馮生。《指月》一編，發傳得未曾有。余于是益重馮生，而信二君子為知言知人也。」（《麟經指月·敘麟經指月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1》，〈敘麟經指月〉頁 2-4。）

對於《麟經指月》，馮夢龍自己的看法是「庶幾不愧成先進之德云耳」：

「學者崑精《四書》，故於《集註》每起疑義，而《五經》則斤斤不遑也，《春秋》之宗康侯有繇矣。……不佞童年受經，逢人問道，四方之祕笈，盡得疏觀，廿載之苦心，亦多研悟，纂而成書，頗為同人許可。頃歲讀書楚黃，與同社諸兄弟掩關卒業，益加詳定，撥新汰舊，摘要芟煩，傳無微而不彰，題雖擇而不漏，非敢僭居造後學之功，庶幾不愧成先進之德云耳。」（《麟經指月·麟經指月發凡 凡十一則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1》，〈麟經指月發凡 凡十一則〉頁 1-2。）

「指月」，以「指」比「教」，以「月」譬「法」，得其「指」，《春秋》經傳之義或可因此而明，梅之煥認為「因經信傳、借傳尊經，不亦可乎」：

「夫經，日也；傳，月也。月非日，指非月也。雖然尼父不載生，而小儒學問不加康侯，二百餘年功令在是，將欲何為？古嗤信傳遺經，今并傳遺之。吾麻亦季世耳，本根不足而蔓衍，其指亂；揣摩不足而剽竊，其指游；睹記不足而

影響，其指亡。非月之指繁，而指月者即月因經信傳、借傳尊經，不亦可乎！」
（《麟經指月·敘麟經指月》，《馮夢龍全集1》，〈敘麟經指月〉頁4-6。）

為自己讀書、為子孫讀書、生生世世為天下人讀書的馮夢龍，²⁹ 本於「尊經」之心，鑑於當時舉業所用《春秋》已是胡安國之《春秋》，未必是孔子之《春秋》，因而倣效朱熹《四書集註》之例，「廣搜百家之說，採其切中情理、不涉穿鑿附會者」，推出準繩法度「精」而「廣」的《春秋衡庫》：³⁰

「經錄全文，雖空月，不敢刪削，示尊經也。」（《春秋衡庫·發凡十則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〈發凡十則〉頁1。）

「是經，孔氏權書，游夏不能贊一詞，況其下乎。國初頒《大全》於學宮，使士子以意逆志，隨所取裁，猶不失窮經之遺意。其後胡氏孤行，而文定之《春秋》，未必尼山之《春秋》矣。予不揣，竊欲倣朱子《四書集註》之例，廣搜百家之說，採其切中情理、不涉穿鑿附會者，定為正註；其說可相參者，附之圈外，名曰『權書揣摩』，庶幾彙羣儒之精神，備一經之羽翼。奔走多難，尚未脫稿。茲編一以功令為主，故胡氏全錄，即偶節一二，亦多崩逝等傳，或複詞贅語，舉業所必不用者，不然，寧詳勿略，不敢啟後學苟且之端也。」（《春秋衡庫·發凡十則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〈發凡十則〉頁1-2。）

《麟經指月》與《春秋衡庫》先後完成，³¹ 以萬曆二十三年（1595 A.D.）進士李長庚的眼光來看，不僅「是二書出，為習《春秋》者百世之利也」，³² 而且「《衡庫》一出，而通《春秋》之三難，益《春秋》之三快，猶龍氏自言『有此書，可無觀他書』，誠確論也」，³³ 並認為：

²⁹ 〔明〕周應華：「吾師嘗有言曰：『凡讀書，須知不但為自己讀，為天下人讀；即為自己，亦不但為一身讀，為子孫讀；不但為一世讀，為生生世世讀。作如是觀，方盡盡苟簡之意，胸次才寬，趣味才永。』」（〈跋春秋衡庫〉，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4》，〈跋春秋衡庫〉頁3-4。）

³⁰ 〔明〕周應華：「衡喻精審，庫喻廣儲。儲之廣，審之精，神而明之，在君一心。……百王之法度，萬世之準繩，衡之庫之，於是乎在。」（〈跋春秋衡庫〉，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4》，〈跋春秋衡庫〉頁1-2。）

³¹ 〔明〕周應華：「吾師猶龍氏才高殖學，所著多為世珍，而《麟經》尤擅專門。《指月》既行，嗣有《衡庫》。」（〈跋春秋衡庫〉，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4》，〈跋春秋衡庫〉頁1。）

³² 〔明〕李長庚：〈春秋衡庫序〉，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〈春秋衡庫序〉頁5-6。

³³ 同前註，〈春秋衡庫序〉頁18。

「《春秋》稱孤經，得此翼之，可無患孤。《麟經》大明之會，再增一大快哉！」
（《春秋衡庫·春秋衡庫序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〈春秋衡庫序〉頁18-19。）

不過，李長庚也點出《春秋衡庫》未盡之處：

「蓋《春秋》單題，自有難也，以傳者逆經者心，以學者逆傳者心，或隱在一字之難，或絃緒雜出之難，或輕重不侔之難，或書法三四五六之難，或出於會盟征伐之外，而涉性命理學之譚者之難，近世主司非本經而反以搭題難士，溺其旨矣。……茲宜於無傳單題定引某傳，而不必旁採各注，尤與胡氏原不立傳之本，一心相合也。」（《春秋衡庫·春秋衡庫序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〈春秋衡庫序〉頁19-27。）

雖是主於功令，雖然仍錄胡安國《春秋傳》，雖然清人所編《四庫全書》批評《春秋衡庫》（又有《別本春秋大全》）「為科舉而作」、「惟胡安國傳全錄」、「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為之歟」，³⁴ 但是，面對當時「因傳廢經」的失衡現象，³⁵ 馮夢龍不敢苟且，致力於避免穿鑿附會的態度，值得重視。此外，馮夢龍編撰《春秋定旨參新》的深義實不宜忽略：

「定者，馮猶龍氏所手定也。旨者，脂也，枯者可腴、苦者可甘、淡者可味；又，指也，仰可見月，俯可得津，了然于目，快然于心者也。……孔子生周衰不振之候，見君臣夷夏之辨，顛倒擾亂，……漢末晉初，俘于盟，夷亂華。……至宋而北兄南弟，稱『獻』稱『納』，奄奄忽忽，甚於東遷。本朝取士，四傳並行。文皇鼎定燕京，忽獨行胡傳，亦似豫知有土木之禍及今日遼佐之患者。雖然，此由外懼也，亦有內憂。內憂者，從傳而有傳題，……轉展附會，……是非幽渺，榮辱熒亂，從此士心橫驚。猶龍氏作《指月》以救之，弗止也，復於諸說靡所不參，而又取衷于我現聞姚師。其言曰：『明正者以應功令，支離破碎，

³⁴ 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·卷三十·經部三十·春秋類存目一》：「春秋衡庫三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。夢龍字猶龍，吳縣人。崇禎中，由貢生官壽寧縣知縣。其書為科舉而作，故惟以胡傳為主，雜引諸說發明之。所列春秋前事後事，欲於經所未書、傳所未盡者，原其始末，亦殊沓雜。」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冊，頁1-614。）「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。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為名，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。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，亦間附左傳事迹，以備時文摭摭之用，諸家之說，則僅畧存數條。其凡例有云：大全中，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，然業已宗胡，自難並收以亂耳目。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為之歟？」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冊，頁1-614。）

³⁵ 〔明〕馮夢龍：「至如無傳單文，舉業家相沿，以為不成題。夫題出經文，因傳廢經，是經文亦可刪而讀矣。習而不察，莫此為甚。與其苛擬傳題，以供射覆，孰若明初經文，以試聰明。」（〈發凡十則〉，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〈發凡十則〉頁3。）

則期與天下共摘其謬，欲使學人收旁營之力，匯于體研本旨。』果能如是，則繇安成而見康侯，了然于心，快然于口，中國可尊，夷狄可攘，無兄弟獻納之醜。……何至以么麼小醜，致主上孤立，獨憂社稷哉？猶龍蓋先事而見其然歟？麟遊于郊，又何疑乎？」（《春秋定旨參新·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5》，「社弟張我城德仲氏」〈敘〉頁 2-16。）

即使應功令，也須「明正」、也須「體研本旨」，看似學術價值不高的科考之書，其實深藏著幽思，因此，將經典提要疏通，便於解讀，趨於大眾化、通俗化，未嘗不是傳承經典的重要途徑。曾經受教《春秋》於馮夢龍的幼弟馮夢熊，最能體會志在《春秋》的兄長不能傳《春秋》的憂懼，曾說：

「余兄猶龍，幼治《春秋》，胸中武庫，不減征南，居恒研精覃思曰：『吾志在《春秋》。』牆壁戶牖皆置刀筆者，積二十餘年而始愜。其解粘釋縛，則老吏破案、老僧破律；其劈肌分理，則析骨還父、析肉還母，……燁燁乎古之經神也哉！而荏苒至今，猶未得以一《春秋》舉也。于是撫書嘆曰：『吾懼吾之苦心，土蝕而蠹殘也，吾其以《春秋》傳乎哉？』」（《麟經指月·麟經指月序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1》，〈麟經指月序〉頁 2。）

如何傳遞義理、揮發經典內涵？馮夢龍提出開創性見解：

「崇儒之代，不廢二教，亦謂導愚適俗，或有藉焉。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，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恆言》為六經國史之輔，不亦可乎！」（《醒世恆言·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4》，〈敘〉頁 6-7。）

欲「為六經國史之輔」，首須感動人心，如何快速而深刻的打動人心？馮夢龍認為唯有「通俗」：

「大抵唐人選言，入於文心；宋人通俗，諧於里耳。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，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，而資於通俗者多。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；再欲捉刀，再欲下拜，再欲決脰，再欲捐金；怯者勇，

淫者貞，薄者敦，頑鈍者汗下。雖小誦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噫！不通俗而能之乎？」³⁶

可以入於里耳人心的高言大論，必須通俗，流轉世俗間而又最能牽動人心的話題，每以「情」為主，尤其是男女之情，然而道貌肅凜的傳統經典之中能有此類素材？馮夢龍不但從六經解析出男女之情，更編撰《情史》，倡立「情教」，欲以「情」教人，化無情為有情：

「六經皆以情教也：《易》尊夫婦，《詩》首關雎，《書》序嬪虞之文，《禮》謹聘奔之別，《春秋》于姬姜之際，詳然言之，豈非以情始於男女？凡民之所必開者，聖人亦因而導之，俾勿作于涼，於是流注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間，而汪然有餘乎！」³⁷

「又嘗欲擇取古今情事之美者，各著小傳，使人知情之可久，於是乎無情化有，私情化公，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，於澆俗冀有更焉。……是編分類著斷，恢詭非常，雖事專男女，未盡雅馴，而曲終之奏，要歸於正，……偈曰：天地若無情，不生一切物。……我欲立情教，教誨諸眾生。子有情於父，臣有情於君。推之種種相，俱作如是觀。」（《情史·情史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37》，〈情史敘〉頁 4-8。）

貼近大眾、感化人心，不僅「無情化有」、「私情化公」，馮夢龍真正關切的是「歸於正」、「於澆俗冀有更焉」。從《麟經指月》、《春秋衡庫》、《春秋定旨參新》，到「六經皆以情教」的《情史》，願為天下人生生世世讀書，而憂懼《春秋》不能傳的馮夢龍，在經典通俗化的過程中，向應試學子及一般大眾展現的，始終是一條「撥亂反正」的義理大道。

四、移轉的視野：撥亂反正的再現觀察

編年繫事取法《春秋》的《新列國志》，條理分明的演繹興衰存亡，超過五個世紀的眾多事、人，賢奸治亂及其複雜而又糾結牽連的因果關係，清晰呈現在一百零八回情節脈絡

³⁶ 綠天館主人：〈叙〉，《古今小說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20》，明天許齋刊本），〈叙〉頁 5-7。

³⁷ 江南詹詹外史：〈叙〉，《情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37》，影印明金閨葉敬池刊本。以下引用《情史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叙〉頁 1-3。

之中。然而，對於基本史料的編織，依據時間先後，循序行文，各自有所安排，未必同於經傳之書。若以馮夢龍《春秋衡庫》的取材範圍觀察：

「文章如祭公諫征犬戎，事實如宣王南征北征之類，雖在春秋以前，有裨經學；獲麟雖絕筆，而《左》、《國》所載，如楚衛齊晉之亂，皆春秋結局，不可不錄。」（《春秋衡庫·發凡十則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3》，〈發凡十則〉頁 8-9。）

選材而「有裨經學」，旨在彰顯微言大義；若以「雖在春秋以前，有裨經學」即予收錄的原則觀察，《新列國志》發篇於周室中興之主宣王，具有重要意義：

「武王傳成王，成王傳康王，……夷王傳厲王，厲王無道，國人逐王於彘。其子宣王，側身修行，周室中興，北伐獫狁，南伐荊楚，東伐淮徐，諸侯傲懼，朝貢不缺，復見文武成康舊日規模。至宣王傳幽王，廢嫡立庶，為犬戎所殺，平王雖嗣統，東遷於洛，從此威福下移，諸侯專恣，堂堂一統，漸漸變為列國的世界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引首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引首〉頁 3。）

周代由一統變為列國，肇端於平王東遷；平王東遷，源自犬戎之禍；犬戎之禍，起於幽王寵嬖褒姒、廢太子宜臼（即平王）而立伯服為太子；褒姒來歷，始出於宣王；童謠亡國之事，也見於宣王。宣王雖有中興之氣，卻也是亂象源頭，梳理治亂根本，必須從頭交代，因此，《新列國志》第一回回目即標舉「周宣王童謠發令」，話語敘述之間，對於宣王褒貶互見：

「……厲王暴虐無道，為國人所殺，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。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，立太子靖為王，是為宣王。那一朝天子却又彊明有道，任用賢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等，修復文武成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興，有詩為證：『夷厲相仍政不綱，任賢圖治賴宣王，共和若沒中興主，周曆安能八百長？』却說宣王雖說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、戶牖置銘；雖說中興，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、重譯獻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駕親征，敗績於千畝，車徒大損。思為再舉之計，又恐軍數不充，親自料民於太原。……好做準備，徵調出征。太宰仲山甫進諫，不聽。後人有詩云：『犬彘何須辱劍鉞？隋珠彈雀總堪傷。皇威褻盡無能報，枉自將民料一場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·第一回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頁 2-4。）

《新列國志》如何看待執政者？「有道」、「圖治」、「教化」是檢視重點，「進諫不聽」是考核關鍵。而宣王此一所謂西周中興之主，又另有「進諫不聽」，涉及魯君廢立，導致「諸侯多畔王命」的記錄：

「(魯)武公九年春，武公與長子括、少子戲，西朝周宣王。宣王愛戲，欲立戲為魯太子。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：『廢長立少，不順；不順，必犯王命；犯王命，必誅之，故出令不可不順也。令之不行，政之不立；行而不順，民將弃上。夫下事上，少事長，所以為順。今天子建諸侯，立其少，是教民逆也。若魯從之，諸侯效之，王命將有所壅；若弗從而誅之，是自誅王命也。誅之亦失，不誅亦失，王其圖之。』宣王弗聽，卒立戲為魯太子。夏，武公歸而卒，戲立，是為懿公。」

「(魯)懿公九年，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，而立伯御為君。伯御即位十一年，周宣王伐魯，殺其君伯御，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，以為魯後。樊穆仲曰：『魯懿公弟稱，肅恭明神，敬事耆老；賦事行刑，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；不干所問，不犯所知。』宣王曰：『然，能訓治其民矣。』乃立稱於夷宮，是為孝公。自是後，諸侯多畔王命。」(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，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1527-1528。)

治與亂，取決於順與逆。雖有「行而不順」，周宣王仍以中興主之姿，成為《新列國志》開卷標幟。對照於《新列國志》所依據的《春秋》經傳，以魯史為本的《春秋》，並未以周平王東遷時的魯孝公為起點。魯國自伯禽就封之後，歷考公、煬公、幽公、魏公、厲公、獻公、真公、武公、懿公、伯御、孝公、惠公、至隱公十餘世，而《春秋》何以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的魯隱公？歷來學者眾說紛紜，若從「居攝」³⁸的角度考核，隱公在位十一年所作所為，始終不改攝位初衷的堅持，在禮壞樂崩的年代，尤其值得肯定：

「孔子既興於魯作《春秋》而道名分，自然得選一位謹守名分、堪為楷模的魯公開其端；而據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所載，唯隱公合此要件，為不二人選。……十一年是一段很長久的時間，但隱公不為既得的權位迷失，謹守他的本分，委實是堅苦卓絕，令人景仰！無實居位，謂之『尸位』。諡法『不尸其位曰隱』，

³⁸ 《左氏隱公元年傳》：「春，王周正月，不書即位，攝也。」(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34。)

這由魯人諡之曰『隱』，已成定論。孔子為道名分而作《春秋》，上從隱公開始，應有開宗明義，奉為千古榜範的深心。」³⁹

始於魯隱公的《春秋》，以謹守名分為先鋒大旗，開展匡正邪說暴行的志業，孔子回應齊景公問政時所說的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⁴⁰，即指具有君、臣、父、子等各種身分的人，應各自謹守分際，克盡責任，從而「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」。⁴¹ 無偏頗，合情理，秉正而行，回歸正道，是孔子希冀力挽於狂瀾的王者之跡，⁴² 因此，當子路提問「為政奚先？」孔子答覆「必也，正名乎！」同時嚴肅強調：

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錯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⁴³

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，是故「正名」乃核心思維，亦是基礎作為。所謂「名」，實則包含外在稱號、以及相應於該名號的內在義理，唯有內外規範緊密契合，方能確保無數個「名」共同在和諧安定中，正常互動：

「夫名以制義，義以出禮，禮以體政，政以正民，是以政成而民聽，易則生亂。」

⁴⁴

³⁹ 劉正浩先生：《春秋左傳通考》（臺北：致知學術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288-313。《春秋》始於隱公的眾多資料與詳細分析，請見前揭書頁245-313。

⁴⁰ 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『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』公曰：『善哉！信如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』」（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以下引用《論語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08。）

⁴¹ 《周易·家人·彖》：「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，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。」（《周易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），頁89。）

⁴² 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「王者之跡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『其義，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」（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146。）

⁴³ 《論語·子路》：「子路曰：『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』子曰：『必也，正名乎！』子路曰：『有是哉？子之迂也。奚其正？』子曰：『野哉！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錯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』」（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115。）

⁴⁴ 《左氏桓公二年傳》：「初，晉穆侯之夫人姜氏，以條之役生太子，命之曰仇；其弟以千畝之戰生，命之曰成師。師服曰：『異哉！君之名子也！夫名以制義，義以出禮，禮以體政，政以正民，是以政成而民聽，易則生亂。』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96-97。）

原來，隨名而生的權責範圍、道義尺度，乃至社會群體的大我認知，是否正常？是否正當？都影響著天地蒼生。如果憂民憂道憂天下的孔子，以魯隱公堅守名分為標竿，寄寓理想，那麼，詮解消息的《左傳》作者，於卷首所載魯隱公居攝之前，有關身世的一段文字，⁴⁵ 或許類似「《易》張十翼」而「開學養正」；⁴⁶ 如果《左傳》作者追溯魯隱公居攝前故事，以「訪隱義於立曉之辭」，⁴⁷ 那麼，善讀《春秋》的馮夢龍，本諸《左傳》等書所撰輯的《新列國志》，開啟端緒於「行而不順」的宣王中興時，或許也正映照著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」⁴⁸ 的思維。

如果再從表達批判觀點的書寫形式觀察，《春秋》以一字示褒貶，以微言表大義；《左傳》以「君子曰」、⁴⁹「孔子曰」論證辨義；《新列國志》則以「髯翁」、「髯仙」、「史官」、「史臣」、「潛淵先生」、「胡曾先生」等不同化身，或讚或論或以詩，抒發評議，隨文而異。馮夢龍嘗論興亡之道在人事：

「史官論謂：有幽厲，必有東遷；有東遷，必有春秋戰國。雖則天運使然，然歷覽往跡，總之得賢者勝，失賢者敗；自強者興，自怠者亡。勝敗興亡之分，不得不歸咎於人事也。」（《新列國志·引首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6》，〈引首〉頁 4。）

繫於人事的興亡之道，驗諸《春秋》，在於正名定分；驗諸《新列國志》，「正名定分」業已融於往跡，一如《左傳》「君子」所言：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。」⁵⁰ 懲惡勸善的目的，在於回歸正道、恢復正常秩序，大時代中，飽含《春秋》精髓的《新列國志》，導正能量蘊積待發。

⁴⁵ 《左氏隱公元年傳》：「惠公元妃孟子。孟子卒。繼世以聲子，生隱公。宋武公生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為魯夫人。故仲子歸于我。生桓公而惠公薨，是以隱公立而奉之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 28 - 29。）韻按：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所記別有出入：「四十六年，惠公卒，長庶子息攝當國，行君事，是為隱公。初，惠公適夫人無子，公賤妾聲子生子息。息長，為娶於宋。宋女至而好，惠公奪而自妻之，生子允。登宋女為夫人，以允為太子。及惠公卒，為允少故，魯人共令息攝政，不言即位。」（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 1528 - 1529。）

⁴⁶ 〔南朝梁〕劉勰《文心雕龍·宗經》：「於是《易》張十翼，《書》標七觀，《詩》列四始，《禮》正五經，《春秋》五例。義既極乎性情，辭亦匠於文理，故能開學養正，昭明有融。」（范文瀾：《文心雕龍注》（臺北：學海書局，1991。以下引用《文心雕龍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 21。）

⁴⁷ 〔南朝梁〕劉勰《文心雕龍·宗經》：「《春秋》則觀辭立曉，而訪義方隱，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。」（《文心雕龍注》，頁 22。）

⁴⁸ 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」（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92。以下引用《莊子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 216。）

⁴⁹ 《左傳》「君子曰」的形式，包括「君子曰」、「君子謂」、「君子以為」、「君子是以知」、「君子以……為……」等，而以「君子曰」居多。

⁵⁰ 《左氏成公十四年傳》：「九月，螽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。舍族，尊夫人也。故君子曰：『《春秋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，非聖人，誰能脩之。』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 465。）

五、移轉的維度：經世致用的生命省思

「《春秋》經世，先王之志也。」⁵¹ 明王道、辨人事、存亡繼絕的急切心情，⁵² 不只見諸孔子，也見諸深刻體會王道窮、斯文墜、臨衢泣麟之悲的馮夢龍。明思宗崇禎十七年（1644 A.D.）甲申之變，⁵³ 對「七一老人」⁵⁴ 馮夢龍而言，是「天崩地裂，悲憤莫喻」⁵⁵ 的傷痛。憂社稷、盼太平，馮夢龍在「如御漏舟行江湖中，風波正急」⁵⁶ 的局勢裡，奮力纂輯多種興亡資料與建言，如《中興實錄》、《中興偉略》等。其實，「撫心世道，非一日矣」⁵⁷ 的馮夢龍，早已感受到「立空言，設褒貶，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之事」，⁵⁸ 更深諳《春秋》之教，在於「屬辭比事」，⁵⁹ 於是，《麟經指月》、《春秋衡庫》、《春秋定旨參新》成為新型載體，既可因應當時社會環境，又可寓寄經世理想，以實用為取向——便於學習閱讀，利於流通使用——指導讀經，指導作文，也以《春秋》之義指導人心：

「夫《春秋》雖為褒貶時事而作，然亦有不盡然者，玩傳自見。」（《春秋定旨參新·春秋要法·治春秋要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5》，〈春秋要法〉頁5上。）

「夫子假魯史以證王法，或褒或貶，入事斷其是非。如『于鄆』罪鄭莊、『盟蔑』罪魯末等。」（《春秋定旨參新·春秋要法·治春秋要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5》，〈春秋要法〉頁6上。）

「《春秋》，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，聖人只懸論其理以召後世，不必入事便是。如大棘獲申、無會晉師干尾類。」（《春秋定旨參新·春秋要法·治春秋要領》，

⁵¹ 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《春秋》經世，先王之志也。」（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頁14。）

⁵² 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弊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」（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3297。）

⁵³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（1644 A.D.），歲次甲申，李自成攻入燕京，思宗自縊於煤山。日後導致清兵入關。

⁵⁴ 馮夢龍於《甲申紀事·敘》末自署「七一老人草莽臣馮夢龍述」。（《甲申記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13》，明刻本。以下引用《甲申紀事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〈敘〉頁28。）

⁵⁵ 同前註，〈敘〉頁1。

⁵⁶ 同前註，〈敘〉頁8-9。

⁵⁷ 〔明〕馮夢龍：〈敘〉，《中興實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14》），〈敘〉頁17-18。

⁵⁸ 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」〈索隱〉引孔子之言。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3297。

⁵⁹ 《禮記·經解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……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……屬辭比事而不亂，則深於《春秋》者也。』」（《禮記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以下引用《禮記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845。）

《馮夢龍全集 5》，〈春秋要法〉頁 6 上）

「聖人作經，雖云褒貶繫于一字，然非淺陋可識，必于傳熟思玩味，庶幾久而貫通，或能得其萬一。若求聖人之精，而舍傳不事，是渡江河而忘舟楫也。欲其濟溺，胡可得也？」（《春秋定旨參新·春秋要法·治春秋要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5》，〈春秋要法〉頁 10 上 - 11 上。）

「《春秋》本史筆，非他經比。故經義尚斷制者，實斷其是非，不為虛詞馳逞。或設為辨難，或引故事以形之，若法司斷獄，不可出入，方是高手。近來時文率多浮詞，鮮能斷其的確，大抵作文非難，斷制為難，苟敷衍文義，人人能之矣。」（《春秋定旨參新·春秋要法·治春秋要領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5》，〈春秋要法〉頁 13 上。）

「斷其是非，不為虛詞」是作文功力，也是《春秋》「明是非、定猶豫」的態度展現，馮夢龍鏈接寫作實務與《春秋》經義，是學以致用，是通經致用，也是經世致用。然而，學子得以涵泳大義、與經典對話；非屬學子的社會大眾，當亦得有機會沐浴其風、霑濡其德。馮夢龍另外開啟窗口，為賣漿者、引車者、小兒老者，創造不同的《春秋》魅力，仍然是屬辭，仍然有比事，但是，善善惡惡、是是非非、賢賢賤不肖的義理，愈加清晰。經過藝術加工的《新列國志》，在維持史實基本樣貌的同時，依舊蘊蓄著原本涵藏於典籍中的經世能量，各種人物的心情反應、言語表達，相互映襯，既有鮮活的立體畫面，又強化了想像的空間，史料似乎不再枯燥，經典似乎也不再沉重。有血有淚的臨場感，加上類似《左傳》預言等等旁白，讓市井閱聽之人也可以很有知識、很有見解、很有智慧的與古今人物對話。於是，《新列國志》也在點染虛實的情境中，以特殊的張力，敷演出經世致用另一章，而且「深切著明也」。⁶⁰

以五經為核心的儒家經典，富含人文思想，而以民為本的仁愛思想，是其重要礎石。生活的目的、生存的价值、生命的意義，無不以仁民愛物為基調，長治久安則是共同願景。然而，國治天下平的實踐，植基於危機的處理力、憂患的洞察力。孟子曾言「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」，⁶¹ 司馬遷也曾說：

⁶⁰ 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』」（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 3297。）

⁶¹ 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「孟子曰：『舜發於畎畝之中，……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…… 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。』」（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 223 - 224。）

「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讒而弗見，後有賊而不知。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為人君父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。為人臣子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陷篡弑之誅，死罪之名。其實皆以為善，為之不知其義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」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，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3297。）

孔子懼「臣弑其君、子弑其父」而作《春秋》，胡安國、馮夢龍也都有家國覆亡之憂，而作傳作書，這些不同時代的憂患，根源都在於名分失序，因此，導正名分即是洞察憂患的積極呼籲：

「嗟乎！《春秋》非撥亂之書乎！孔子以東遷作，胡氏以南渡傳，經傳皆有憂患憤發之義焉。高皇帝尊用儒說，獨取胡氏列學官者，非但以其為嚴冬大雪獨秀之松柏也，取其憂患憤發之意合焉，而可以為異日撥亂之書也。」（馮夢熊：《麟經指月·麟經指月序》，《馮夢龍全集1》，〈麟經指月序〉頁3-4。）

「憂患憤發」而明辨是非，方能撥亂反正，然而如何理解寄寓於《春秋》中的善惡褒貶？以《春秋》所載「鄭伯克段于鄢」⁶²一事為例，《左傳》認為《春秋》以「鄭伯克段于鄢」五字記錄此事，在於批判君不君、臣不臣、兄不兄、弟不弟；⁶³《公羊傳》認為是強烈批判鄭伯⁶⁴；《穀梁傳》進一步批判鄭伯居心；⁶⁵《新列國志》則於第四回後半回，以「鄭莊公掘地見母」為目，⁶⁶依《春秋衡庫》所錄胡安國《傳》，敷陳鄭莊公養惡之義⁶⁷，展示《春秋》微言內涵。

以下再以「晉臣趙盾弑其君」為例，觀察《新列國志》吸納演化《春秋》經傳的具體樣貌。該事件發生於晉靈公十四年，時當周匡王六年，亦即魯宣公二年（607 B.C.），《春秋》如此記錄：

⁶² 《左氏隱公元年經》：「夏，五月，鄭伯克段于鄢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32。）

⁶³ 《左氏隱公元年傳》，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36-37。

⁶⁴ 《公羊隱公元年傳》，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（以下簡稱《公羊傳注疏》）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以下引用《春秋公羊傳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3。

⁶⁵ 《穀梁隱公元年傳》，《春秋穀梁傳注疏》（以下簡稱《穀梁傳注疏》）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以下引用《春秋穀梁傳》原文，皆據此本，不另加註），頁10-11。

⁶⁶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6》，頁74-89。

⁶⁷ 許子濱：〈從《左傳》、《列國志傳》及《新列國志》鄭伯克段故事看經學通俗化的進程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2016年12月，頁45。相關論述，詳見前揭該期學報，頁5-66。

「秋，九月乙丑，晉趙盾弑其君夷臯。」⁶⁸

《新列國志》於第五十回後半「趙宣子桃園強諫」、與第五十一回前半「責趙盾董狐直筆」鋪陳此事。三《傳》與《新列國志》的敘述脈絡，約可分為十二環節，為呈現前後開展狀態，依序加標小目，並以「附錄」對照各節原文。

一、晉靈公不君（荒淫暴虐）

▲₁ 屠岸賈阿諛受寵

（一）厚斂以彫牆（厚斂於民，廣興土木）

（二）臺上彈人，觀其避丸（好為遊戲）取樂

▲₂ 猛犬靈獒

（三）熊蹯不熟，殺宰夫，畚以過朝，趙盾（宣子）、士季（士會）見其手

《左傳》以「不君」、《公羊傳》以「無道」、《新列國志》以「荒淫暴虐」諸文字，直指晉靈公為君狀態；《新列國志》並加入「晉靈公年長」及「寵任一位大夫，名屠岸賈」二元素。

晉靈公為晉襄公太子，其母穆嬴，《左傳》敘述當時君位繼承經過是：

「晉襄公卒，靈公少，晉人以難故，欲立長君。」（《左氏文公六年傳》，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15。）

「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，……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，且畏偏，乃背先蔑而立靈公。」（《左氏文公七年傳》，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16-317。）

《新列國志》則在第四十七回後半，以「趙盾背秦立靈公」為目，述說此事，⁶⁹ 且言「靈公時年纔七歲耳」。⁷⁰ 晉靈公於魯文公七年（620 B.C.）即位，至魯宣公二年（607 B.C.）時，已是在位第十四年的成年國君。

⁶⁸ (1)《左氏宣公二年經》：「秋，九月乙丑，晉趙盾弑其君夷臯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362。）

(2)《公羊宣公二年經》：「秋，九月乙丑，晉趙盾弑其君夷臯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189。）

(3)《穀梁宣公二年經》：「秋，九月乙丑，晉趙盾弑其君夷臯。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116。）

⁶⁹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新列國志·第四十七回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084-1098。

⁷⁰ 同前註，頁1094。

至於屠岸賈，其人不見於《春秋》經傳，而《史記·趙世家》謂：「屠岸賈者，始有寵於靈公」，⁷¹孔穎達認為是「馬遷妄說，不可從也」，⁷²《新列國志》仍採《史記》之說，並增添家族介紹。

晉靈公的「不君」、「無道」、「荒淫暴虐」，三《傳》及《新列國志》主要從「厚斂於民」、「臺上彈人為樂」、「熊蹯不熟而殺宰夫」三方面陳述。

《左傳》僅言「厚斂以彫牆」、「從臺上彈人，而觀其辟丸也」、「宰夫腍熊蹯不熟，殺之，寘諸畚，使婦人載以過朝。趙盾、士季見其手，問其故，而患之」；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設定被丸所彈對象為上朝大夫；《公羊傳》進一步言宰夫殺後被「支解」；《新列國志》則盛寫名為「桃園」的華美花園，先行交待《左傳》下文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」的所在及由來，又將宰夫的「支解」具象化「砍為數段」、辟丸之人擴大為園外觀戲百姓，更特別細寫「猛犬靈獒」，為後文張本。

二、士季（士會）、趙盾（宣子）相繼諫晉靈公，公不改

（一）士季（士會）先諫

（二）靈公不悔改，趙盾（宣子）繼而屢諫

三、晉靈公欲除趙盾（宣子），不成

（一）使鉏麇（勇士某者）暗殺趙盾（宣子），鉏麇（勇士某者）為全忠信，觸槐而死（刎頸而死）

★₁ 史臣有贊云：「壯哉鉏麇，刺客之魁。聞義能徙，視死如歸。報屠存趙，身滅名垂。槐陰所在，生氣依依。」

（二）晉靈公宴飲趙盾（宣子），公伏甲喉獒追殺之，提彌明（祁彌明）以死相救

★₂ 史臣贊云：「君有獒，臣亦有獒。君之獒，不如臣之獒。君之獒能害人，臣之獒克保身。嗚呼二獒，吾誰與親？」

四、靈輒（趙盾食活于暴桑下者）報恩救趙盾（宣子）

（一）靈輒（趙盾食活于暴桑下者）還報昔日趙盾（宣子）解飢孝母之恩

（二）靈輒（趙盾食活于暴桑下者）救出趙盾（宣子），悄然離去

★₃ 史臣論趙盾恤民愛士，能得人死力，所以免今日之難。有詩云：「酒脯區區費幾何？能令志士感恩多。趙宣若不行桑下，安得今朝脫網羅？」

趙盾繼士會屢諫晉靈公，招致追殺，其事三《傳》俱寫，而《新列國志》特別強化與獒相搏，及趙盾以得人心而獲保全的各種情境張力。

⁷¹ 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，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頁1783。

⁷² 《左氏成公八年傳》孔疏：「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，有寵於靈公，此時為司寇，追論趙盾弑君之事，誅趙氏，……於時晉君明，諸臣彊，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，得如此專恣，……與左傳皆違，馬遷妄說，不可從也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446。）

《新列國志》並三度以「史臣」之名，分別評論刺客鉏麇聞義能徙、君癸臣癸之異、趙盾恤民愛士諸情事，顯示歷史批判基準，唯在仁義，無論尊卑。

五、趙盾（宣子）出奔，與趙穿相約不出國境

《新列國志》以趙盾採納趙穿建議：「叔父且莫出境」，具體交待《穀梁傳》「出亡，至於郊」、以及《左傳》下文「宣子未出山而復」的原因，指出弑殺靈公的主謀元凶為趙穿，更點出《春秋》究責趙盾的關鍵。

六、趙穿攻擊晉靈公於桃園，靈公身亡

（一）趙穿假意謝罪

（二）趙穿奏請靈公命屠岸賈挑選良家女子，以備娛樂

（三）趙穿奏請精選甲士，宿衛靈公

1. 准奏

2. 選甲

3. 校閱

4. 鼓譟

5. 犒勞

6. 進攻

7. 弑公

★4 髯仙有詩云：「崇臺歌管未停聲，血濺朱樓起外兵。莫怪臺前無救援，避丸之後絕人行。」

《公羊傳》言「趙穿緣民眾不說，起弑靈公」，《新列國志》亦言「百姓怨苦日久，反以晉侯之死為快，絕無一人歸罪于趙穿」，且全力細寫擊殺靈公過程，其中「1. 准奏」、「2. 選甲」、「3. 校閱」、「4. 鼓譟」、「5. 犒勞」諸小節，則是《新列國志》特有描述。

《新列國志》藉「髯仙」之名，以詩剖析晉靈公喪失民心、無援被弑，回應前文所言「荒淫暴虐」，總結《左傳》所謂「不君」、《公羊傳》所謂「無道」的歷史定位，而批判基礎在於「君之德」。

七、趙盾（宣子）返回，殮葬靈公

八、趙盾（宣子）（欲解趙穿弑君之罪）使趙穿迎立新君晉成公

九、晉成公以國政專任趙盾，趙穿欲除屠岸賈，趙盾制止，屠岸賈謹事趙氏

（一）晉成公以國政專任趙盾

（二）趙穿欲除屠岸賈，趙盾制止，屠岸賈謹事趙氏

晉靈公遭弑之後，《新列國志》特別安排「趙盾伏於靈公之屍痛哭了一場，哀聲聞于園外，百姓聞者皆曰：『相國忠愛如此，晉侯自取其禍，非相國之過也。』」一段文字，顯示晉國民意趨勢——責昏君，不責忠臣，同時預留民以為忠的趙盾日後面對歷史檢驗的想像。

在擁立新君方面，《新列國志》取材《國語》⁷³，寫新君晉成公出生時，其母夢見神人之事，一則說明成公名為「黑臀」由來，增添趣味性、神秘性，二則強化擁立成公乃來自天意神授的正當性。

《新列國志》另著墨於新君與舊臣關係，並以趙盾制止趙穿剷除屠岸賈所言：「人不罪汝，汝反罪人邪？」顯示趙盾自知未討趙穿弑君之過。

十、大史書「趙盾弑其君」，不可改

十一、趙盾（宣子）事晉成公益加敬謹，趙穿發病而死

十二、孔子曰（史臣論）

★₅ 史臣論趙盾不私趙穿父子，皆董狐直筆所致，有贊云：「庸史紀事，良史誅意。穿弑其君，盾蒙其罪。寧斷吾頭，敢以筆媚。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。」

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以「不討賊」究責趙盾，《穀梁傳》加重「不討賊，則志同」，《新列國志》並加寫趙穿恃功求權位、「疽發于背而死」的下場。

《新列國志》再以「史臣」之名，評論且作贊，強調「是非可畏」，董狐直筆具有警惕人心的深刻作用。

※ ※ ※

對比《春秋》三《傳》文字，《新列國志》傳述的「晉臣趙盾弑其君」故事，魅力展現在有所變、與有所不變之間。

就文學體式而言，《新列國志》跨越第五十回後半、與第五十一回前半的鋪陳方式，掌握章回小說結構與節奏，於緊要關節處，留下閱聽人欲罷不能、亟待「下回分解」的連貫興味，強力觸發渴望知曉的意念，吸引力更勝於經傳。以篇幅字數而言，《新列國志》對於此一故事的描摹，超越《春秋》經及三《傳》總和數倍，不僅擴大表達空間，文字張力也隨之更為強化。

再就故事內容而言，敘述軸線依循《春秋》經傳編年繫事模式，按事件時間前後，以直述為主，輔以插敘、補敘、回溯、預寫、擴寫等方式，營造情節更為細緻、轉折更見起伏的精彩氛圍，例如：《新列國志》於描述「晉靈公淫虐無道」處，加入《春秋》經及三《傳》中並未出現的寵佞之臣「屠岸賈」，且出現在各個環節，直至新君（晉成公）繼立，仍舊存活，雖然孔穎達認為「馬遷妄說，不可從也」，小說卻因為增添此一成分，而使人物形象不再單調扁平，尤其是晉靈公的淫虐無道，立體感躍然紙上，不僅更具吸引力，奸臣與昏君、忠臣與義士，相互映照，又進一步深化鑑往知來的歷史意涵。再如：出現於晉靈公伏擊趙

⁷³ 《國語·周語下·2 單襄公論晉周將得晉國》：「晉孫談之子周適周，事單襄公。……襄公有疾，召頃公而告之，曰：『必善晉周，將得晉國。……且吾聞成公之生也，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，曰：『使有晉國，三而畀驪之孫。』故名之曰「黑臀」，於今再矣。……』」（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：《國語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。）（最後檢索日期：2021年／04月／30日）

盾酒宴中的獒犬，《左傳》僅此一處提及，且僅使用一「獒」字寫獒犬，以五字寫獒犬追擊不成而亡；《公羊傳》使用三十字，於此處寫獒犬特質及追擊、死亡；《新列國志》則不僅先在晉靈公為「熊蹯不熟殺宰夫」之前，以七十八字介紹獒犬名字、由來、形貌、脾性、食量、設專官專人飼養，聽命噬人，更在靈公宴飲伏擊趙盾時，以四十一字描寫獒犬追擊的速度、力道及死亡。如此安排，對於線索銜接具有明晰效果；對於晉靈公淫虐無道的駭人程度，也因細微元素擴增飽滿，為生活中有走馬鬥狗經驗的閱聽群眾，留下沒有時空差距的深刻感受。另外，又如《新列國志》對於「趙穿弑靈公於桃園」之前的準備過程著墨甚多，從趙穿假意向晉靈公謝罪博得信任、奏請靈公命屠岸賈挑選良家女子以備娛樂、到奏請精選甲士宿衛靈公的鼓譟犒勞等六百餘字，均為《春秋》經及三《傳》所無，卻讓故事情節在合理推展中，創造出豐富臨場感，如在眼前的心靈互動，貼近真實的喜怒哀樂愛惡欲，一則抒發人情，或可回應日常遭遇；一則觸碰人心，或可掀起思維面紗的一角，感懷興歎之餘，怡然吸納流淌於字裡行間的生命義理，善惡得失鮮活得不再只是歷史傳說。細細體察，此類例子或大或小，可觀者頗多，限於篇幅，不逐一詳述。

情節內容之外，尤須留意的，是《新列國志》對於《春秋》褒貶之義的傳達表現。一字微言，或隱或顯，「懲惡而勸善」⁷⁴的提示，筆法多樣，依據《春秋》弑君書例，明文記錄弑君者名，即表示罪有所歸。「晉趙盾弑其君夷臯」事件之中，《左傳》於文末，以一款「孔子曰」的具體形式，詮釋《春秋》的批判觀點，透析微言大義的深層內涵，即如杜預所言：

「經書趙盾弑君，而傳云靈公不君，又以明於例，此弑宜稱君也。弑非趙盾，而經不變文者，以示良史之意，深責執政之臣，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，明盾亦應受罪也。」（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孔疏引《釋例》，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2。）

以大篇幅生動細膩的描述前因後果的《新列國志》，隨文置入的評論，不僅次數多，款式也多樣，在此「晉臣趙盾弑其君」事件中，計有「史臣有贊云」（見於鉅麋奉命暗殺趙盾，觸槐守忠信）、「史臣贊云」（見於晉靈公伏甲喉獒追殺趙盾，祁彌明以死相救）、「史臣論」並引詩為證（見於靈輒報恩救趙盾）、「髯仙有詩云」（見於趙穿弑晉靈公於桃園）、「史臣論……，有贊云」（見於第五十一回「責趙盾董狐直筆」）等，在更為淺白易懂的鋪陳裡，隨著各色人物的言行，彰顯出忠孝信義、敬業感恩、民主王道等生命價值；透過多重不同樣貌的批評，層層解析歷史擔當與名分責任的嚴肅意義——追究趙盾的行政責任、法律責任、政治責任、道義責任；追究其居高位而尸祿素餐，掌重權而怠忽職守，辜負社稷付託的責任。無道之君，失職之臣，皆屬不忠——不能忠於其國、不能忠於其民——大是與大非，必須

⁷⁴ 《左氏成公十四年傳》：「故君子曰：『春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，非聖人，誰能脩之。』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頁465。）

深切辨明。就傳遞《春秋》正名分、辨是非、寓褒貶的微言大義而言，《新列國志》表達出充分訊息，為閱聽者在興味盎然之際，提供沉澱心靈、從而有所體悟的機會。

馮夢龍《春秋衡庫》與《春秋定旨參新》，於「晉趙盾弑其君」一事，均錄胡安國《傳》以詮釋其義，而《春秋衡庫》僅載至「盾雖欲辭而不受，可乎」，⁷⁵並無該則胡《傳》自「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」以下之後半部分，⁷⁶然則對應於胡《傳》所言「惡莫慘乎意，今以此罪盾，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」，⁷⁷《新列國志》除安排「趙穿恃功謀權而發病身亡」、「趙盾事新君益勤謹」等情節「正名定分」，又化身多種評論者，針對大小人事物褒貶是非，無一不是以「懲惡勸善」為軸心，深入淺出，發揮《春秋》微言大義的精彩呈現。

六、結語

古老思維是否值得重視？傳統文獻有無閱讀必要？古老而又傳統的儒家經典，對於後人具有何種價值？看似艱澀的文句、深奧的道理，真能與之卸除隔閡、縮短距離？善讀《春秋》、傷時憂國、志在宏道的馮夢龍，運用適合於當時的方式詮釋經典內涵，於是，通俗文學成為闡揚儒家經典思維的要角，章回小說更是引領大眾進入文化核心的有力幫手，於是，貼近史實、講述東周故事的《新列國志》，從內容布局、情節鋪陳、文辭運用、義理體現等方面，將正邪是非盡付悲喜真情，進而在真情共鳴之際，喚起省思——細細思量生命的意義。前車之鑑可以取法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，歷史教訓彌足珍貴，足以指點迷津、啟迪人心，於是，「向稱難治，率謂孤經」⁷⁸的《春秋》，以及明王道、辨人事、存亡繼絕等等深奧道理，穿透小說文字情節，化為萬般情意，匯流在可以互通的心田之中，讓儒家經典散發可感可知的魅力，而「本諸《左》《史》，旁及諸書」⁷⁹的《新列國志》也因生動的融合歷史厚度、與勸善懲惡的思維深度，為社會人文增添可長可久的正向能量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責任歸屬樹立批判標準，在屬辭比事之中，面對歷史，深切反省；馮夢龍編撰《新列國志》，抑揚有致的綴連歷史故事，呼喚彝倫懿德，傳遞《春秋》微言精義。相隔兩千年的人，相距兩千年的書，情懷相繫的催化出朝夕惕厲的覺醒，共同指引著每個時代都不能偏離的正道方向，這前後移轉的華彩意蘊，值得細品再三。

⁷⁵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頁771-772。

⁷⁶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定旨參新》，《馮夢龍全集5》，頁461-462。

⁷⁷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衡庫》，《馮夢龍全集3》，頁772。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定旨參新》，《馮夢龍全集5》，頁461。

⁷⁸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要法》，《春秋定旨參新》，《馮夢龍全集5》，〈春秋要法〉頁5上。

⁷⁹ 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：〈敘〉，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6》，〈敘〉頁10。

附錄

「晉臣趙盾弑其君」《春秋》三《傳》與《新列國志》原文分節對照

一、晉靈公不君（荒淫暴虐）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晉靈公不君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靈公為無道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2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是時，晉靈公年長，荒淫暴虐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3。）

▲1 屠岸賈阿諛受寵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寵任一位大夫，名屠岸賈，乃屠擊之子、屠岸夷之孫。岸賈阿諛取悅，言無不納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3。）

（一）厚斂以彫牆（厚斂於民，廣興土木）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厚斂以彫牆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厚斂于民，廣興土木。……命岸賈于絳州城內起一座花園，遍求奇花異草，種植其中，惟桃花最盛，春間開放，爛如錦繡，名曰桃園。園中築起三層高臺，中間建起一座絳霄樓，畫棟雕梁，丹檻刻角，四圍朱欄曲檻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3-1164。）

（二）臺上彈人，觀其避丸（好為遊戲）取樂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從臺上彈人，而觀其辟丸也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使諸大夫皆內朝，然後處乎臺上，引彈而彈之，己趨而辟丸，是樂而已矣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2。）
- 《穀梁宣公二年傳》：「靈公朝諸大夫，而暴彈之，觀其辟丸也。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頁116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好為遊戲。……憑欄四望，市井俱在目前，靈公覽而樂之，不時登臨，或張弓彈鳥，與岸賈賭賽，飲酒取樂。一日，召優人呈百戲於臺上，園外百姓聚觀，靈公謂岸賈曰：『彈鳥何如彈人？寡人與卿試之。中目者為勝，中肩臂者免，不中者以大斗罰之。』靈公彈右，岸賈彈左，……彈若流星，嚇得眾百姓每亂驚亂跳、亂嚷亂擠，齊叫道：『彈又來了！』靈公大怒，索性教左右會放彈的一齊都放，那彈丸如雨點一般飛去，百姓躲閃不迭，……啼哭號呼之聲，耳不忍聞；……倉忙奔避之狀，目不忍見。靈公在臺望見，投弓于地，呵呵大笑，謂岸賈曰：『寡人登臺遊玩數遍，無如今日之樂也。』自此，百姓每望見臺上有人，便不敢在桃園前行走，市中為之諺云：『莫登臺，飛

九來。出門笑且忻，歸家哭且哀。」(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3-1165。)

▲2 猛犬靈獒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又，有周人所進猛犬，名曰靈獒，身高三尺，色如紅炭，能解人意。左右有過，靈公即呼獒使噬之。獒起立，嚙其頤，不死不已。有一奴專伺此犬，每日啖以羊肉數斤，犬亦聽其指使，其人名獒奴，使食中大夫之俸。靈公廢了外朝，命諸大夫皆朝于內寢，每視朝或出遊，則獒奴以細鍊牽犬，侍于左右，見者無不悚然。」(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5-1166。)

(三) 熊蹯不熟，殺宰夫，畚以過朝，趙盾(宣子)、士季(士會)見其手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宰夫腍熊蹯不熟，殺之，寘諸畚，使婦人載以過朝。趙盾、士季見其手，問其故，而患之。」(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)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趙盾已朝而出，與諸大夫立於朝。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，趙盾曰：『彼何也？夫畚曷為出乎閨？』呼之，不至，曰：『子大夫也，欲視之，則就而視之。』趙盾就而視之，則赫然死人也。趙盾曰：『是何也？』曰：『膳宰也。熊蹯不熟，公怒，以斗擊而殺之，支解，將使我棄之。』趙盾曰：『嘻！』」(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2。)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忽一日，靈公罷朝，諸大夫皆散，惟趙盾與士會尚在寢門，商議國家之事，互相怨嘆，只見有二內侍擡一竹籠，自閨而出，趙盾曰：『宮中安有竹籠出外？此必有故。』遙呼：『來！來！』內侍只低頭不應，……盾心中愈疑，邀士會同往察之，但見人手一隻，微露籠外，……趙盾大驚，問其來歷，……內侍方纔告訴道：『此人乃宰夫也。主公命煮熊蹯，急欲下酒，催併數次，宰夫只得獻上，主公嘗之，嫌其未熟，以銅斗擊殺之，又砍為數段，命我等棄于野外，立限時刻回報，遲則獲罪矣。』盾乃放內侍，依舊扛擡而去。」(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6-1167。)

二、士季(士會)、趙盾(宣子)相繼諫晉靈公，公不改

(一) 士季(士會)先諫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將諫，士季曰：『諫而不入，則莫之繼也，會請先，不入，則子繼之。』三進，及溜，而後視之，曰：『吾知所過矣，將改之。』稽首而對曰：『人誰無過？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《詩》曰……君能有終，則社稷之固也，豈惟羣臣賴之。』又曰：『……君能補過，袞不廢矣。』」(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)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其時列國離心，萬民嗟怨，趙盾等屢屢進諫，勸靈公禮賢遠佞，勤政親民，靈公如瑱充耳，全然不聽，反有疑忌之意。……盾謂士會曰：『主上無道，視人命如草菅，國家危亡，只在旦

夕。我與子同往苦諫一番，何如？」士會曰：『我二人諫而不從，更無繼者。會請先入諫，若不聽，子當繼之。』時靈公尚在中堂，士會直入，靈公望見，知其必有諫諍之言，乃迎而謂曰：『大夫勿言，寡人已知過矣，今當改之。』士會稽首對曰：『人誰無過？過而能改，謂之賢人；過而不改，謂之愚人。君知過能改，離愚就賢，此社稷之福，臣等不勝欣幸！』言畢而退，述于趙盾。盾曰：『主公若果悔過，旦晚必有施行。』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6 - 1168。）

（二）靈公不悔改，趙盾（宣子）繼而屢諫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猶不改，宣子驟諫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趨而入，靈公望見趙盾，慙而再拜；趙盾逡巡，北面，再拜稽首，趨而出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2。）
- 《穀梁宣公二年傳》：「趙盾入諫，不聽。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頁116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至次日，靈公免朝，命駕車往桃園遊玩，趙盾……乃先往桃園門外，伺候靈公駕至，上前參謁，……稽首再拜，口稱死罪：『微臣有言啟奏，望主公寬容採納。臣聞：有道之君，以樂樂人；無道之君，以樂樂身。……乞主公回輦入朝，改革前非，毋荒遊，毋嗜殺，使晉國危而復安，臣雖死，不恨。』靈公大慚，以袖掩面，曰：『卿且退，容寡人只今日遊玩，下次當依卿言。』趙盾身蔽園門，不放靈公進去。屠岸賈在傍言曰：『……然車駕既已至此，豈可空回，被人恥笑？……』靈公接口曰：『明日早朝，當召卿也。』趙盾不得已，將身閃開，放靈公進園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68 - 1170。）

三、晉靈公欲除趙盾（宣子），不成

（一）使鉏麇（勇士某者）暗殺趙盾（宣子），鉏麇（勇士某者）為全忠信，觸槐而死（刎頸而死）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公患之，使鉏麇賊之。晨往，寢門闢矣，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麇退，歎而言曰：『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賊民之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於此，不如死也。』觸槐而死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靈公心忤焉，欲殺之，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。勇士入其大門，則無人門焉者；入其閨，則無人閨焉者；上其堂，則無人焉。俯而闚其戶，方食魚飧。勇士曰：『嘻！子誠仁人也。吾入子之大門，則無人焉；入子之閨，則無人焉；上子之堂，則無人焉，是子之易也。子為晉國重卿，而食魚飧，是子之儉也。君將使我殺子，吾不忍殺子也，雖然，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。』遂刎頸而死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2 - 193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岸賈侍靈公遊戲，正

在歡笑之際，岸賈忽然嘆曰：『此樂不可再矣！』……靈公忿然作色曰：『……何計可以除之？』岸賈曰：『臣有客鉏麇，……願效死力。……』靈公曰：『此事若成，卿功非小。』是夜，岸賈密召鉏麇，賜以酒食，告以：『趙盾專權欺主，今奉晉侯之命，使汝往刺，……不可誤事。』鉏麇領命而行，……潛伏趙府左右，聞譙鼓已交五更，便趑到趙府門首，見重門洞開，乘車已駕于門外，望見堂上燈光影影，鉏麇乘間趑進中門，躲在暗處，仔細觀看。堂上有一位官員，朝衣朝冠，垂紳正笏，端然而坐。此位官員，正是相國趙盾，因欲趨朝，天色尚早，坐以待旦。鉏麇大驚，退出門外，嘆曰：『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，賊殺民主，則為不忠；受君命而棄之，則為不信，不忠不信，何以立于天地間哉？』乃呼于門曰：『我，鉏麇也，寧違君命，不忍殺忠臣。我今自殺，恐有後來者，相國謹防之。』言罷，望著門前一樹大槐，一頭觸去，腦漿迸裂而死。[★]史臣有贊云：『壯哉鉏麇，刺客之魁。聞義能徙，視死如歸。報屠存趙，身滅名垂。槐陰所在，生氣依依。』此時驚動了守門人役，……盾之車右提彌明曰：『相國今日不可入朝，恐有他變。』趙盾曰：『主公許我早朝，我若不往，是無禮也。死生有命，吾何慮哉？』……趙盾登車入朝，隨班行禮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0-1172。）

（二）晉靈公宴飲趙盾（宣子），公伏甲喉癸追殺之，提彌明（祁彌明）以死相救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秋，九月，晉侯飲趙盾酒，伏甲將攻之，其右提彌明知之，趨登曰：『臣侍君宴，過三爵，非禮也。』遂扶以下，公喉夫癸焉，明搏而殺之。盾曰：『弃人用犬，雖猛何為？』闚且出，提彌明死之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4-365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靈公聞之，怒，滋欲殺之甚，眾莫可使往者，於是伏甲于宮中，召趙盾而食之。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，國之力士也，佗然從乎趙盾而入，放乎堂下而立。趙盾已食，靈公謂盾曰：『吾聞子之劍，蓋利劍也，子以示我，吾將觀焉。』趙盾起，將進劍，祁彌明自下呼之，曰：『盾！食飽則出，何故拔劍於君所？』趙盾知之，躊躇而走。靈公有周狗，謂之癸，呼癸而屬之，癸亦躊躇而從之，祁彌明逆而踐之，絕其領。趙盾顧曰：『君之癸，不若臣之癸也。』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3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靈公見趙盾不死，問屠岸賈以鉏麇之事。……靈公曰：『此計不成，奈何？』……岸賈曰：『主公來日召趙盾飲于宮中，先伏甲士于後壁，俟三爵之後，主公可向趙盾索佩劍視看，盾必捧劍呈上，臣從傍喝破：『趙盾拔劍于君前，欲行不軌，左右可救駕！』甲士齊出，縛而斬之，外人皆謂趙盾自取誅戮，主公可免殺大臣之名，此計如何？』靈公曰：『妙哉！妙哉！』乃依計而行。明日復視朝，……遂命屠岸賈引入宮中。……趙

盾再拜，就坐于靈公之右，……酒三巡，靈公謂趙盾曰：『寡人聞吾子所佩之劍，蓋利劍也，幸解下與寡人觀之。』趙盾不知是計，方欲解劍，祁彌明在堂下望見，大呼曰：『……何為酒後拔劍于君前耶？』趙盾悟，遂起立，彌明怒氣勃勃，直驅上堂，扶盾而下，岸賈呼癸奴縱靈癸，令逐紫袍者，癸疾走如飛，追及盾于宮門之內，彌明力舉千鈞，雙手搏癸，折其頸，癸死。靈公怒甚，出壁中伏甲以攻盾，彌明以身蔽盾，教盾急走，彌明留身獨戰，寡不敵眾，遍體被創，力盡而死。⁸⁰史臣贊云：『君有癸，臣亦有癸。君之癸，不如臣之癸。君之癸能害人，臣之癸克保身。嗚呼二癸，吾誰與親？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2-1175。）

四、靈輒（趙盾食活于暴桑下者）報恩救趙盾（宣子）

（一）靈輒（趙盾食活于暴桑下者）還報昔日趙盾（宣子）解飢孝母之恩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初，宣子田於首山，舍于翳桑，見靈輒餓，問其病，曰：『不食三日矣。』食之，舍其半，問之，曰：『宦三年矣，未知母之存否，今近焉，請以遺之。』使盡之，而為之簞食與肉，寘諸橐以與之。既而與為公介，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，問何故？對曰：『翳桑之餓人也。』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然而宮中甲鼓而起，有起于甲中者，抱趙盾而乘之。趙盾顧曰：『吾何以得此于子？』曰：『子某時所食，活我于暴桑下者也。』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3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話說趙盾虧彌明與甲士格鬪，脫身先走，忽有一人狂追及盾，盾懼甚，其人曰：『相國無畏，我來相救，非相害也。』盾問曰：『汝何人？』對曰：『相國不記翳桑之餓人乎？則我靈輒便是。』原來五年之前，趙盾曾往九原出⁸⁰打獵而回，休于翳桑之下，見有一男子臥地，盾疑為刺客，使人執之，其人餓不能起，問其姓名，曰靈輒也。游學于衛，三年，今日始歸，囊空無所得食，已餓三日矣。盾憐之，與之飯及脯，輒出一小筐，先藏其半而後食，盾問曰：『汝藏其半，何意？』輒對曰：『家有老母，住于西門，小人出外日久，未知母存亡何如，今近不數里，倘幸而母存，願以大人之饌，充老母之腹。』盾嘆曰：『此孝子也。』使盡食其餘，別取簞食與肉，寘囊中授之，靈輒拜謝而去。……後靈輒應募為公徒，適在甲士之數。念趙盾昔日之恩，特地上前相救。』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5-1176。）

（二）靈輒（趙盾食活于暴桑下者）救出趙盾（宣子），悄然離去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問其名居，不告而退，遂自亡也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趙盾曰：『子名為誰？』曰：『吾君孰為介？子之乘矣，何問

⁸⁰ 韻按：「出」字若非衍文，則宜作「山」字，形近之誤。

吾名？」趙盾驅而出，眾無留之者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3。）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……靈輒背負趙盾趨出朝門，……恰好趙朔悉起家丁駕車來迎，扶盾登車，盾急召靈輒，欲共載，輒已逝去矣。……⁸¹史臣論趙盾恤民愛士，能得人死力，所以免今日之難。有詩云：『酒脯區區費幾何？能令志士感恩多。趙宣若不行桑下，安得今朝脫網羅？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6 - 1177。）

五、趙盾（宣子）出奔，與趙穿相約不出國境

- 《穀梁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出亡，至於郊。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頁116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》：「趙盾謂朔曰：『吾不得復顧家矣。此去或翟或秦，尋一托身之處可也。』于是父子同出西門，望西路而進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6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話說晉靈公謀殺趙盾，雖然其事不成，却喜趙盾離了絳城，……遂攜帶宮眷于桃園住宿，日夜不歸。再說趙穿在西郊射獵而回，正遇見盾、朔父子，停車相見，詢問緣由。趙穿曰：『叔父且莫出境，數日之內，穿有信到，再決行止。』趙盾曰：『既然如此，吾權住首陽山，專待好音。汝凡事謹慎，莫使禍上加禍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9。）

六、趙穿攻擊晉靈公於桃園，靈公身亡

（一）趙穿假意謝罪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穿別了盾、朔父子，回至絳城，知靈公在于桃園，假意謁見，稽首謝罪，言：『臣穿雖忝宗戚，然罪人之族，不敢復侍左右，乞賜罷斥。』靈公信為真誠，乃慰之曰：『盾累次欺蔑寡人，寡人實不能堪，與卿何與？卿可安心供職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79 - 1180。）

（二）趙穿奏請靈公命屠岸賈挑選良家女子，以備娛樂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穿謝恩畢，復奏曰：『臣聞所貴為人主者，惟能極生人⁸¹聲色之樂也。……何不妙選良家女子充牣其中，使明師教之歌舞，以備娛樂，豈不美哉？』靈公曰：『……何人可使？』穿對曰：『大夫屠岸賈可使。』靈公遂命屠岸賈專任其事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0。）

（三）趙穿奏請精選甲士，宿衛靈公

⁸¹ 韻按：本版本所見即「生人」二字。

1. 准奏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穿借此公差遣開了屠岸賈，又奏於靈公曰：『桃園侍衛單弱，臣於軍中精選驍勇二百人，願充宿衛，伏乞主裁。』靈公復准其奏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1。）

2. 選甲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穿回營，果然挑選了二百名甲士。那甲士問道：『將軍有何差遣？』趙穿曰：『主上不恤民情，鎮日在桃園行樂，命我挑選汝等，替他巡警，汝等俱有室家，此去立風宿露，何日了期？』軍士皆嗟怨，……穿曰：『桃園不比深宮邃密，汝等以二更為候，攻入園中，托言討賞，我揮袖為號，汝等殺了晉侯，我當迎還相國，別立新君，此計何如？』軍士皆曰：『甚善！』趙穿皆勞以酒食，使列于桃園之外，入告靈公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1 - 1182。）

3. 校閱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靈公登臺閱之，人人精勇，箇箇剛強，靈公大喜，即留趙穿侍酒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1182。）

4. 鼓譟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飲至二更，外面忽聞喊聲，靈公驚問其故，趙穿曰：『此必宿衛軍士驅夜行之人耳。臣往喻之，勿驚聖駕。』當下趙穿命掌燈，步下層臺，甲士二百人已毀門而入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1182。）

5. 犒勞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穿穩住了眾人，引至臺前，升樓奏曰：『軍士知主公飲宴，欲求餘瀝犒勞，別無他意。』靈公傳旨，教內侍取酒分犒眾人，倚欄看給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1182。）

6. 進攻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乙丑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穿在傍呼曰：『主公親犒汝等，可各領受。』言畢，以袖麾之。眾甲士認定了晉侯，一湧而上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2。）

7. 弑公
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趙穿緣民眾不說，起弑靈公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3。）
- 《穀梁宣公二年傳》：「趙穿弑公。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頁116。）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靈公心中著忙，謂趙穿曰：『甲士登樓何意？卿可傳諭速退。』趙穿曰：『眾人思見相國盾，意欲主公召還歸國耳。』靈公未及答言，戟已橫刺，登時身死。…… 只為晉侯無道好殺，近侍朝夕懼誅，所以甲士行逆，莫有救者。百姓怨苦日久，反以晉侯之死為快，絕無一人歸罪于趙穿。…… *⁴髯仙有詩云：『崇臺歌管未停聲，血濺朱樓起外兵。莫怪臺前無救援，避丸之後絕人行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2-1183。）

七、趙盾（宣子）返回，殯葬靈公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宣子未出山而復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然後迎趙盾而入，與之立于朝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3。）
- 《穀梁宣公二年傳》：「而後反趙盾。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頁116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不一日，趙盾回車，入於絳城，逕到桃園，百官一時並集，趙盾伏於靈公之屍痛哭了一場，哀聲聞于園外，百姓聞者皆曰：『相國忠愛如此，晉侯自取其禍，非相國之過也。』趙盾分付將靈公殯殮，歸葬曲沃，一面會集群臣，議立新君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4。）

八、趙盾（宣子）（欲解趙穿弑君之罪）使趙穿迎立新君晉成公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。壬申，朝于武宮。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而立成公黑臀。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3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時靈公尚未有子，趙盾曰：『先君襄公之歿，吾常倡言欲立長君，眾謀不協，以及今日，此番不可不慎。』士會曰：『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，誠如相國之言。』趙盾曰：『文公尚有一子，始生之時，其母夢神人以黑手塗其臀，因名曰『黑臀』，今仕于周，其齒已長，吾意欲迎立之，何如？』百官不敢異同，皆曰：『相國處分甚當。』趙盾欲解趙穿弑君之罪，乃使穿如周，迎公子黑臀歸晉，朝于太廟，即晉侯之位，是為成公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4-1185。）

九、晉成公以國政專任趙盾，趙穿欲除屠岸賈，趙盾制止，屠岸賈謹事趙氏

（一）晉成公以國政專任趙盾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成公既立，專任趙盾以國政，以其女妻趙朔，是為莊姬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5）

（二）趙穿欲除屠岸賈，趙盾制止，屠岸賈謹事趙氏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穿佐中軍如故。穿私謂盾曰：『屠岸賈諂事先君，與趙氏為仇，桃園之事，惟岸賈心懷不順，若不

除此人，恐趙氏不安。』盾曰：『人不罪汝，汝反罪人耶？吾宗族貴盛，但當與同朝修睦，毋用尋仇為也。』趙穿乃止。岸賈亦謹事趙氏，以求自免。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5-1186。）

十、大史書「趙盾弑其君」，不可改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大史書曰：『趙盾弑其君。』以示於朝，宣子曰：『不然。』對曰：『子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』宣子曰：『烏乎！我之懷矣，自詒伊戚。』其我之謂矣！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公羊宣公六年傳》：「晉史書賊曰：『晉趙盾弑其君夷獯。』趙盾曰：『天乎！無辜！吾不弑君，誰謂吾弑君者乎？』史曰：『爾為仁為義，人弑爾君，而復國不討賊，此非弑君如何？』」（《公羊傳注疏》，頁192。）
- 《穀梁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史狐書賊曰：『趙盾弑公。』盾曰：『天乎！天乎！予無罪！孰為盾？而忍弑其君者乎？』史狐曰：『子為正卿，入諫不聽，出亡不遠，君弑，反不討賊，則志同。志同，則書重，非子而誰？』」（《穀梁傳注疏》，頁116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闕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趙盾終以桃園之事為歉。一日，步至史館，見太史董狐，索簡觀之。董狐將史簡呈上，趙盾觀看簡上，明寫：『秋，七月⁸²乙丑，趙盾弑其君夷臯于桃園。』盾大驚，曰：『太史誤矣。吾已出奔河東，去絳城二百餘里，安知弑君之事？而子乃歸罪於我，不亦誣乎！』董狐曰：『子為相國，出亡未嘗越境，反國又不討賊，謂此事非子主謀，誰其信之？』盾曰：『猶可改乎？』狐曰：『是是非非，號為信史。吾頭可斷，此簡不可改也。』盾嘆曰：『嗟乎！史臣之權，乃重于卿相。恨吾未即出境，不免受萬世之惡名，悔之無及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6-1187。）

十一、趙盾（宣子）事晉成公益加敬謹，趙穿發病而死
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闕椒絕纓大會》：「自是，趙盾事成公益加敬謹。趙穿自恃其功，求為正卿，盾恐礙公論，不許。穿憤恚，疽發于背而死。穿子趙旃求嗣父職，盾曰：『待汝他日有功，雖卿位，不難致矣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27》，頁1187。）

十二、孔子曰（史臣論）

- 《左氏宣公二年傳》：「孔子曰：『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趙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為法受惡，惜也，越境乃免。』」（《左傳注疏》，頁365。）
- 《新列國志·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闕椒絕纓大會》：「^{*}史臣論趙盾不私趙穿父子，皆董狐直筆所致，有贊云：『庸史紀事，良史誅意。穿弑其君，盾

⁸² 韻按：本版本所見即「七月」二字。據《春秋》，應作「九月」。

蒙其罪。寧斷吾頭，敢以筆媚。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。』」（《新列國志》，《馮夢龍全集 27》，頁 1187。）

引用書目

一、傳統文獻

- 〔漢〕司馬遷撰；〔劉宋〕裴駰集解；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；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；世界書局編輯部主編：《新校史記三家注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93年。
- 〔漢〕班固撰；〔唐〕顏師古注；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97年。
- 〔漢〕趙岐注；〔宋〕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8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漢〕鄭玄注；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：《禮記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5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漢〕何休注；〔唐〕徐彥疏：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7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魏〕何晏等注；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8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魏〕王弼、韓康伯注；〔唐〕孔穎達等正義：《周易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1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晉〕杜預注；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6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晉〕范寧注；〔唐〕楊士勛疏：《春秋穀梁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7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〔南朝梁〕劉勰撰；范文瀾注：《文心雕龍注》，臺北：學海書局，1991年。
- 〔宋〕胡安國：《胡氏春秋傳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51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。
- 〔明〕余邵魚：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》，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第四批 67-68（據日本蓬左文庫藏本影印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麟經指月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1》（明刻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衡庫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3-4》（明刻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春秋定旨參新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5》（明刻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甲申紀事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13》（明刻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中興實錄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14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古今小說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20》（影印明金閭葉敬池刊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醒世恒言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24》（影印明金閭葉敬池刊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新列國志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26-28》（影印明金閭葉敬池刊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情史》，收入魏同賢主編：《馮夢龍全集 37》（影印明金閭葉敬池刊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〔清〕永瑤、〔清〕紀昀等撰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。
-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92年。
- 〔清〕皮錫瑞：《經學歷史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7年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- 林穎政：《明代春秋學研究》，臺北：致知學術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高明：《高明孔學論叢》，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78年。
- 高洪鈞：《馮夢龍集箋注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許子濱：〈從《左傳》、《列國志傳》及《新列國志》鄭伯克段故事看經學通俗化的進程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2016年。
- 劉正浩：《春秋左傳通考》，臺北：致知學術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：《國語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。

A Study On Thinking Transfer In *Chun Que* and *Xin Lie Guo Zhi*

Chen Yun*

Abstract

The Ming Dynasty was an era of alternat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. Popular literature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, and Feng Meng-long's *Xin Lie Guo Zhi*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. This thesis will take *Xin Lie Guo Zhi* and Confucian classics *Chun Que* as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acceptance of Confucian thinking in popular literature at that time. The content includes: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, social influence, writing characteristics, and humanistic care of *Chun Que* and *Xin Lie Guo Zhi* in angles of historical events, academic development, and literary performance.

Keywords: *Chun Que*, *Xin Lie Guo Zhi*, Confucian thinking, Popular literature, transfer

* Adjunct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, Taiwan.